

# 錫金古國

顧珏



印度大吉嶺之北就是錫金，訪錫金的主要目的地是首府甘托克 (Gangtok, Sikkim)，途中經過不少小城與鄉村。錫金原是個獨立的國家，於1975年被併吞成為印度一邦，面積不大，約7千平方公里，比臥亞 (Goa，又讀為果阿) 略大，是印度面積最小的兩邦之一，2010年人口已超過60萬。錫金曾是個世襲王國，1642年有藏族血統的菩提亞族 (Bhotiya) 納穆加爾 (Nam-gyal)，自稱“法王” (Cho-gyal)，之後三百多年 (1642-1975) 不斷受到鄰國尼泊爾、不丹等的入侵，1700年尼泊爾與錫金發生戰爭，尼軍佔領當時的錫金首都，錫金國王逃到西藏，得到國王庇護，尼軍追擊入藏，遭清軍擊退，並將尼泊爾變成中國的藩屬之一，錫金王回歸故土，但東鄰不丹乘機入侵佔領提斯塔河以東的土地。後英國殖民勢力進入，錫金成為英國的保護國，錫金原與北鄰中國關係良好，但19世紀末期，清朝自顧不暇，無力與英國對抗。1947年印度獨立後，控制錫金，1968年甘托克曾發生反印示威，數年後印度採取軍事占領，1975年印度將錫金併入印度，成為印度人口最少的小邦，並正式廢黜錫金國王，國王被迫遷居美國，1982年在美逝世。王儲旺楚克·納穆加爾 (Dhang Phyng Nam-gyal) 仍稱自己為錫金第13世國王，印度擔心錫金會復辟，並怕中國對錫金加大影響力，對於當地的要求儘量執行，並且每年提供額外的補助。中國一直不承認錫金是印度的一邦，直到2005年才默認。幾位住在錫金的印度朋友提到錫金對印度具有戰略上的重要性，錫金離中國近，這半世紀中國對西藏的控制權愈來愈穩固，政經影響逐漸強大，對印度頗有壓力，錫金成為中印之間的緩衝地，對兩國亦有其正面意義。

錫金的菩提亞族 (Bhutias) 來自西藏，最早的原居民雷布查族 (Lepchas) 屬蒙古族，19世紀錫金淪為英國的殖民地，大批的尼泊爾人移入，成為錫金的多數居民。菩提亞人的語言稱錫金語，與不丹語有些相近，菩提亞族人亦稱錫金族，多數信奉藏傳佛教，俗稱喇嘛教，昔時錫金王國的國旗就是一個佛教的聖物法輪；而來自尼泊爾的移民多數是印度教教徒，原住民雷布查族人亦有信奉天主教及基督教者。錫金位於喜瑪拉雅山的南坡，北與中國西藏自治區接壤。東鄰不丹，西接尼泊爾，南邊是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及阿薩姆邦，境內多山，平地少，東西北三面有高山，全國呈馬蹄形，不少山峰都在8千公尺以上，終年積雪，無人居住，有山頂國之稱呼。根據中國史書記載，此山國在公元七世紀時稱“哲孟雄”，曾為西藏之一部份，九世紀時獨立成國。



# 農業重耕地大 首府城甘托克

錫金可耕平原不多，但80%以上的人口從事農業，糧食以水稻、玉米及馬鈴薯為主，水果以蘋果、鮮橙為主，小豆蔻是其特殊的經濟作物。山中有礦產，以銅、煤、石灰、石墨等為主，森林約佔全國面積的三分之一，林產亦是政府的財政收入之一，草藥處處可見，有不少名貴藥材，包括鹿茸、麝香、天麻等，我在加爾各答的草藥店，店主就提到錫金的草藥很受眾人歡迎。工業不多，主要有造紙、紡織、食品加工、釀酒、鐘錶及電子裝配等；手工業以銀器、寶石加工及織毯等最為著名。

不少山峰超過8千公尺，最低的谷地亦有1500公尺，甘市平均高度在二千公尺左右，依山而築，首都加上周圍的行政區有18萬人口，幾乎佔了錫金60多萬人口的三分之一。

錫金環境較印度大吉嶺為佳，全境重美化，且乾淨，進入甘托克(Gangtok)，路旁人行道與車道間有欄杆，行人似乎時時有遭車禍的風險，錫金車輛相對少些，又有人行欄杆，的確造福行人。



甘托克是山城，森林綠化廣，教育機構多，藏傳僧人多，警察亦不少。在甘托克安排的下榻旅館，是皇室旅社(The Royal Plaza)，座落在甘市市區的戴樂利(Deorali)區，離赴印度西里古里的國道31A號很近，甘托克行政區雖號稱有18萬人，但市區僅3萬多人。

錫金人很友善，文盲僅30%，在北印度是教育及生活水準較高的，亦有貧民窟，但不超過10%的市區居民，與北印度其他各地相比是天堂。甘市有計程車，但多數時候我們安步當車，下榻的套間在旅社的上層，落地窗面對著皚皚的雪山，由清晨到傍晚，景色隨著陽光而發生變化，晨曦由淡藍到金黃，晚霞由粉紅到深黃，在陽台賞山觀景就成為一大樂事，套房每晚約250美元(約1萬印幣)，對一般遊客略為貴了些，但就景色、設備及服務是十分值得的。

提斯特母親河經甘托克城而下，城區離中國邊境不遠，沿河陸路歷來就是印度與中國西藏之間的通道。由甘托克再向東不到60公里就是中印邊境小村一楠主拉(Nathu-la)。外國人需特別通行證，中印邊境在2006年再次開放，對當地的商貿頗有幫助，錫金是印度經濟成長較快的一邦，每年約有7%的經濟成長率，邊境貿易與觀光事業是最重要的成長因素。

在甘托克市區六到九月是雨季，三月到六月及十月到十一月是最佳旅遊季節，即使是盛夏溫度亦不過華氏80度左右，嚴冬溫度很少低於零下，但附近的高山冬天就很冷，可到零下40度，雨季及冬季常有濃霧，導遊說公路常出事故。一般地理學家將錫金分成四區，北區山多面積幾佔一半，其東西南三區實際上都在南部，甘托克座落在東區。甘市氣候宜人，雨量頗豐，森林茂盛，加上花卉綠草，空氣新鮮，成為印度富豪們的避暑勝地，亦是著名的觀光城市。



# 錫金喇嘛寺廟多 藏傳佛教成邦教

錫金是藏傳佛教的重要基地，曾是西藏領域的一部份，雖然近年不少移民都是信奉印度教的尼泊爾人，但因為歷史的淵源，至今錫金主要領導仍信奉俗稱喇嘛教的藏傳佛教，境內喇嘛寺特多，喇嘛教亦就成了錫金的邦教。在市區及鄉間都能見到人們穿著長靴，戴寬邊皮帽，著西藏傳統中式外衣。拜訪錫金藏民，主人往往會獻給客人“哈達”，白色的綢帶是藏族的禮儀之帶，在錫金，我們脖子上總有著藏民呈獻的白色哈達綢巾，每年錫金的大節日亦都與喇嘛教有關。

訪山腰間的“安欠”喇嘛廟(Enchey Monastery)，寺內進口處對面就是甘托克的電視台。“安欠”寺廟有二百多年歷史，由傳奇喇嘛卡甫(Lama Druptob Karbo)所建。卡甫曾遍遊中國，傳說中有飛行的奇異功能。寺廟座落在山頂，一路上有上百個轉經輪，幾座建築已利用太陽能，有太陽吸熱板的裝置。清晨大廟尚未開，小喇嘛特別為我們開廟院作解說。每年一月大廳前的廣場有藏族面具舞蹈，由喇嘛表演，這是甘托克一年一度的大事。

廟外廣場四周都插著竹杆挑起的祈福經文旗，經文旗上有佛像，但亦有印度教中的神鳥，喇嘛與印度教兩宗教在藏傳佛教中融合的例子很多。我們還參觀了附近的諾爾喇嘛廟(Noar Monastery)，訪客多，僧人讀經加上打鼓吹喇叭，靜靜的廟寺十分熱鬧起來。



## 寧瑪藏學研究中心 甘地大道整修一新

甘托克南區有一藏學研究中心(Namgyal Institute of Tibetology; NIT)，由寧瑪派的喇嘛高僧在1945年創立，中心有一博物館，展出的佛像、唐卡及佛經大多來自中國西藏，手抄的古經有藏文亦有中文。館外有一池塘，一群小喇嘛以披袍玩水，嬉嬉哈哈一臉天真頑皮相，受到警衛的斥罵亦不害怕，老警伯亦不願與他們一般見識，館後半山上一巨型八層新型建築由印度政府撥款，揭幕時印度總理親自出席，成為錫金研究藏學，學習藏語的研究中心。內設高級研究班，亦有幼童起蒙教育班，小喇嘛應該就是幼童班的學生。大廈旁有不少巨型佛塔(Stupa)，樓外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及學子自由交流，教學及交流經費主要來自印度中央政府，印度對藏族十分拉攏，藏人對印度政經文化各方面都有戰略上的意義。





中心的藏經圖書室收藏十分豐富，供奉著一位已圓寂的高僧(T. Rimpoche)，據說他就是此中心的創建人之一。在寺中巧遇一位來自印度的中年喇嘛，這位近50歲的藏人，英文十分流利，知道我來自美國就談起中國境外的藏族有四大

組織，這四大組織都倡導藏獨，除了“西藏流亡政府”，還有“西藏青年大會”，俗稱“藏青會”，“西藏婦女會”俗稱“藏婦會”及“西藏學生運動組織”。他說除了流亡政府，其他三個組織的領導都來自北美，比如藏青會的次旺仁僧，藏婦會的比次仁等。而西藏學生運動的領導拉頓德通的母親是加拿大人，父親是藏族，拉氏畢業於加拿大東岸的學院，1999年倡建此團體時她就介入；我回美查了網站，居然屬實。他提到這些藏獨組織以印度為大本營，印度頗善待藏族，達賴喇嘛曾在新德里表示對印度的好感，稱自己為“印度之子”，這些言語似乎更能表示藏獨與印度和美國的關係，印度表面上與中國維持外交關係，但骨子裏處處害怕中國，藉藏獨與西方國家唱合來牽制中國。

甘托克的商業中心在2008年整修一新，特別為紀念印度國父甘地(Mahatma Gandhi, 1869-1948)的甘地大道(M. G. Marg)，約一公里長的步行街，充斥著各種商舖、旅館、餐廳，其中出售紀念品的特多，在此可發現不少藏族的宗教唐卡(Thang Km)，色彩鮮艷，制畫精細，銀器加工亦以宗教體材為主，我們選購了一石雕轉經輪，作為這次錫金之旅的紀念。街旁豎立著一尊甘地的半身塑像，不但對甘地表示尊敬，亦表明印度在錫金的政治權威。由商業中心沿國道31A號回館約2公里，每回逛著街回館，雖是山路亦不覺得辛苦。

2010年1月於洛杉磯

#### 作者簡介

顧珏是位經濟學教授。他著作等身包括“龍的故鄉”、“鬥牛的國度”、“陌生的近鄰”等暢銷書籍。